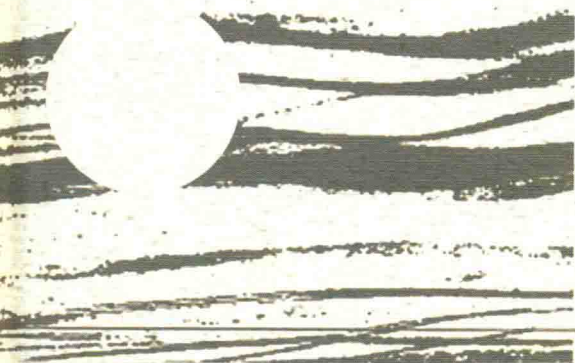




# 日出日落

病房真诚  
风过无痕  
情梦  
疤  
夹缝人生  
日出日落  
遥望爱情  
日晕



# SUNRISE SUNSET

杨晓升◎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海外卷

日出日落

杨晓升  
著

杨晓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出日落 / 杨晓升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94-3118-1

I. ①日…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4930号

---

日出日落

---

著 者: 杨晓升

---

责任编辑: 谢 香 李 倩

责任校对: 傅泉泽

---

封面设计: 吕宜昌

责任印制: 曹 诤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19571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cs@gmw.cn](mailto:gmcbc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

印 刷: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889×1194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194-3118-1

---

定 价: 69.00元



## 个人简介

杨晓升，男，广东省揭阳市人。职业编辑，业余写作。曾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现任《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兼执行主编，编审，曾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选的“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等各类作品250余万字。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曾获2004年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奖和第三届（2004~2008）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科技忧思录》获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失独，中国家庭之痛》获首届浩然文学奖。近年所著中篇小说《红包》《介入》《身不由己》《天尽头》《疤》等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转载，并入选多部年度优秀作品选本。

## 此生我为何选择文学

这些年，不少朋友见到我，都会好奇地问：你大学学的是理科，怎么从事起文学？

没错，我大学学的是理科，但那算得上是人生的一场误会。

从上学开始，我就很喜欢语文课，也爱写作文，作文还时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里宣读。及至中学，作文就更加突出，不仅时常被老师讲课时作为范文，还时常被抄写到学校的黑板报上，以至后来我也顺理成章成为学校黑板报的主笔和主编。学生时代最风光的一次，是全县范围的高中语文汇考，我的作文和语文成绩名列全县第一，这无疑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语文、进而是对文学的热爱。我的理想，是上大学中文系。然而，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一方面，文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和命运仍让大多数人心有余悸，父母和老师都不希望我考文科；另一方面，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不差，这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口号深入人心的年代，考文科时常成了考生万不得已的选择。如此，家长和老师自然是不主张我去考什么大学中文系的。

就这样，我“随波逐流”，高考时报考了理科，并于1980年考上了位于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生物系（后来华中师范学院改为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改为生命科学院）。华中师院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院校，偏巧从我高考的那一年开始，该校的录取分数提至重点线（即一本）以上。奇怪的是，那一年我的高考志愿既没有填报这所学校，也没有填报生物专业，便稀里糊涂被录取了。事后究其原因，我是在报考院校的最后一档填写了“服从

分配”。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我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是自己终于考上了大学，郁闷的是录取结果非我所愿。面对录取通知，父母却兴高采烈，因为我成了我家乃至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我内心抵触、拒绝，想复读重考，家境却不允许，因为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在读，当乡村教师的父母工薪微薄，难以支撑我复读。我只得认命。

上了大学，素来学习认真的我虽然也按部就班地钻研起生物学，内心却念念不忘自己喜爱的文学，而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正好满足了我的兴趣和愿望。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机会广泛涉猎、阅读中外名著，左拉、司汤达、海明威、莫泊桑、欧·亨利、杰克·伦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等一系列中外优秀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像涓涓细流进入我的视野、滋润着我的心灵。读多了，我也跃跃欲试，课余时间偷偷学着写作，并于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向校报投寄了自己的散文习作《拜年》，不料校报几乎一字不改地发表了，这无疑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除了努力完成生物专业规定的课程任务，我的课余时间基本用在了对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的练习上，并先后在校办的大学生文学刊物《摇篮》发表了《最宝贵的》《七月流火》《归宿》三篇小说，我由此还成为《摇篮》的编委，同时还成为生物系学生会宣传部长。也正因为大学时光这段看似不起眼的历练，才使我大学毕业时受到了幸运之神的光顾：1984年5月，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到武汉地区高校挑选两位应届毕业生，一位文科一位理科，这个理科生的机会便降临到我头上，该刊前来考察的副总编王文起和资深编辑夏岱岱，在看了我发表的几篇习作之后当即拍板，想录取我，但他们担心我是否同意到北京工作，希望学校与我联系。其时，我正随生物专业的老师在咸宁地区的鸡公山作野外生态调查，准备写毕业论文。通讯落后的年代，学校的老师自然无法联系上我，时任学校团委书记兼《摇篮》主编的唐昌宪老师却自告奋勇，拍着胸脯替我做主：“你们放心定下来吧，这么好的机会，杨晓升

肯定愿意！”

就这样，塞翁失马，大学学生物的我阴差阳错来到首都北京，当上了《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和记者。要知道，《中国青年》是中国大陆现存创刊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杂志，创刊于1923年10月，首任主编恽代英、肖楚女，他俩都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者；要知道，《中国青年》历史上推出过雷锋、邢燕子、向秀丽、王杰、张海迪等一系列英模人物，声名鹊起，是青年的一面旗帜；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青年》，刚刚因为潘晓一封“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引发全国范围的问题大讨论而正大红大紫，每期发行量达到了四百余万册，能够有幸成为这家知名杂志的编辑和记者，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到《中国青年》当编辑记者，既让我刚一毕业就“背叛”了生物专业，也让我一开始就干起了自己喜爱的文字工作，这既是我专业的重大转折，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这次转折，让我有幸为自己做了迄今自认为正确的人生定位。编辑和采访工作之余，我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收入这本集子的短篇小说《真诚》，发表于《作品》1987年第5期，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发表作品，也就是说，《真诚》是我真正的小说处女作，责任编辑是时任《作品》副主编的潮籍作家廖琪。此后我连续在《作品》《萌芽》《湖南文学》《芳草》《草原》《长江文艺》等发表小说，大约有二三十万字。与此同时，由于工作的原因，为《中国青年》作深度报道所采访的素材，时常被我充分利用、深度开掘，写成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拷问中国教育》《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等先后出版。6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21世纪，巨龙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忧思录》发表于《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头条，很快被创刊不久的《中华文学选刊》转载，为此我也与《北京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00年，经当时的《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她也是我那篇报告文学的责任编辑）引荐，由北京

市文联考察并报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批准，我于当年10月从《中国青年》调入《北京文学》任执行主编，负责《北京文学》的编辑工作，并开始主持《北京文学》的改版和改革。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领第一个月工资时我才发现，我的月收入一下减少了一半，从原单位的四千余元减少到两千余元。这还不算，没过多久，某个月快到发工资的时间，漂亮的女财务愁眉苦脸透露：社里的账户都快没钱发工资了……尽管如此，我听后也只是愣了一下，一笑置之，很快又埋头钻进稿堆之中。自此以后，日复一日，我自得其乐，且乐在其中。记得我还将当时的感触写成随笔《人生的级别》，发表在2000年10月15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我在文章中这样写——

……

我所要去任职的单位，是一家文学杂志。如果按照世俗的标准，我真的是够傻帽、够落伍的了，因为这家文学杂志，尽管在文学界举足轻重、影响力仍在，品牌仍在，但却像其他许多的兄弟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不大，经济窘迫。但在我看来，文学杂志的窘迫，不等于文学的窘迫，更不等于文学生命力的丧失。……所以对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你选择的领域怎么样，而在于你选择之后怎么做。

之所以选择看似清贫的文学杂志，缘于我对文学一直以来的兴趣，也缘于我对当今文学现状和文学读者市场的分析判断，更缘于对自身潜力的认知和对未来发展的打算。对于我所选择的这家文学杂志，我清楚地看到了它潜在的发展空间，更清楚地看到了我自身的用武之地。

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不在于你单位的高收入和高级别，也不在于你轻而易举地拥有荣华富贵，更不在于不劳而获、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为你创造的优渥人生。最为重要的，在于你在生命过程中能身心愉快地劳动、付出与创造。

当你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事业，在一个相对宽阔的舞台上最大限度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最大限度地挖掘着自身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



身的作用，并能时常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愉悦与快乐的时候，你难道还会理会自身的级别和收入？你难道还会去理会什么贫贱富贵？

——这样的人生，难道不就是最高级别的人生么？！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是中国大陆作家首获这个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奖项，此事一时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热点，就连平时不关心文学的人也议论起莫言的获奖。某天我在电梯里听到两位陌生人的议论，一个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听说奖金很高啊，折合人民币有七百五十万呢！”另一位听罢皱了皱眉，说：“嗯，是不少。可这七百五十万在北京能干嘛，也就能在三环路以里买一套两居室吧，还只能是二手房！”他俩的议论让我陷入了沉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学又是文化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难道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吗？如果非要用金钱衡量，那莫言那七百五十万元的资产，北京市民能拥有的数不胜数，甚至不少在北京开店做生意的北漂人也都能够达到。如果非要以金钱衡量，甚至将文学仅仅作为挣钱谋生的手段，那当今中国资产比莫言多得多的人数不胜数！进而，我冒出一个不错的策划。2013年第1期开始，我在《北京文学》发起了以“寻找文学的意义”为主题的大众文化问题讨论，每期开辟专版选登各界读者的优秀来稿，讨论一直持续到年底，大家畅所欲言，从不同角度、以自身的经历和理解发表了对文学意义的看法。讨论结束时，有读者问我：你自己如何理解文学的意义。我想了想，在新浪微博公开作了如下归纳——

1. 文学是倾诉与表达思想情感的最佳方式；
2. 文学能让你一定程度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自尊；
3. 文学创造艺术精神财富的同时能让你留下生命的文字印记；
4. 文学能最大限度延长你的事业寿命直到生命终结；
5.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为读者提供美的享受与思想的启迪。

当然，以上5点，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的。想当初我调到《北京文学》，除了自己对文学的喜爱，以为《北京文学》的工作可能会轻松些、自由些，《北京文学》的气息和氛围可能更有利于我自己的写作。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工作不仅一点不轻松，反而是越来越忙了。2016年第3期的《作家通讯》发表了 my 《文学编辑：说不尽的辛苦，谈不完的快乐》一文，文中我这样写道：“……面对日月轮回，面对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一期期出版的报刊，编辑更像是一轮轮、一圈圈推磨的毛驴，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或许只有改行或一直干到退休，才有可能得以歇息。”但同时，我也写道：“编辑也有编辑的乐趣。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年终回首，白纸黑字，飞红流黄，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一期期的杂志，那一篇篇文章，那一个个作者，那一群群读者，此刻纷纷闪现在你的眼前，或飘着墨香，或精彩纷呈，或喜笑颜开，或欢呼雀跃……活脱脱又一个庆丰年！……编辑工作，还使我们有幸不分地域、不分行业地结识原本素不相识的一茬茬作者，一群群读者，一批批朋友，这些作者和读者朋友，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大江南北。每逢节假日，问候的短信雪片般纷飞而来，接连不断，吱吱喳喳，几乎要将手机挤爆。出差的时候，无论走到哪个省份，我几乎都可以找到作者或读者朋友。……每每此时，我常常感动、欣慰。每每此时，我看到了编辑工作的价值，感受到了编辑生涯的乐趣，也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人生的快乐。”

一晃数十年过去，如今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职业编辑，业余写作。尤其是近几年，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我仍努力挤出时间，断断续续地写，虽然写得很慢，但每年也保持写两个中篇小说的速度，并且所写的小说也都发表了，有的还被选刊、报纸转载或连载。从时间上看，这本《日出日落》，算得上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虽然中短篇小说集《身不由己》将由作家出版社同步出版，所收入的作品也并不重复，但是从作品的构成上看，《日出日落》所收入的作品，时间跨度大，作品发表的时间也大都较早，

最早的是我的小说处女作《真诚》，最新的是2017年初发表的中篇《病房》。正因为时间跨度大，这部集子收入的9篇小说，风格各异，视角、题材、内容都不尽相同，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的烙印，无论从技巧还是从思想深度上讲，有的可能还不尽成熟，但都留着数十年小说创作的足印，而且都异常清晰。

借此书出版之际，衷心感谢数十年来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师友，也衷心感谢所有关注、关心和阅读过我作品的读者朋友！

2017年7月2日 北京

# 目录

中篇小说

病房 · 001

短篇小说

真诚（三篇） · 062

中篇小说

风过无痕 · 078

短篇小说

情梦 · 123

中篇小说

疤 · 145

短篇小说

夹缝人生 · 174

中篇小说

日出日落 · 189

短篇小说

遥望爱情 · 301

短篇小说

日晕 · 322

附录

病房一隅的世道人心——关于杨晓升中篇小说《病房》

王春林 · 337

老派故事出新意——读杨晓升中篇小说《疤》

木弓 · 342

《风过无痕》：尘埃的生命也恢弘悲壮

周其伦 · 346

无望的呼告——作家杨晓升中篇小说《日出日落》读后

黑丰 · 348

中篇小说

## 病房

医院的病房不大，也不小，是三人间。三个病人的家属和护工进进出出，嘈杂是肯定的。即使如此，李建文老师也是通过关系才住进京城这家知名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的。这关系，是他当初的学生唐慧娟。

唐慧娟是这家医院神经内科病房的护士长，护士二字乍看比医生差了不少，可后面加了个“长”字，虽说不上鸟枪换炮，却也有些猴子称大王的意味。不说别的，光说她掌控着病人的进出与病床的安排，权力就不小。神经内科的病床，满打满算就九十来张，可每天排队等着住进来的病人就得十来个。乍听你可能不以为然——病床不是有九十张嘛，等待住院的人数不也就是总病床数的九分之一？可你再想想，病人住院有一两天就出院的吗？神经内科病房收治住院的大都是脑梗或中风之后四肢无力行动不便、甚至半身不遂者，住院时间多则数月，少则一二十天。如此一来，区区的九十张病床哪里够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当然只能苦苦排队，除非你有过硬的关系，比如科室主任或护士长，要么就是更高一层的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和医院院长虽然管着护士长，可护士长却管着九十张床位的具体安排与进出。即使主任或院长要为熟人开绿灯安排病床，也需要同护士长协调、通过护士长设法落实吧？

李建文老师得的是急性中风。四天前的那个晚上，七十岁的李建文老师睡觉时起夜，忽然发觉左臂和左腿沉得像被石头死死地压在床上，怎么也不听使唤。他使出浑身解数，用右臂和右腿挣扎着撑起身子，好不容易在床沿上坐了起来，却发现左臂和左腿异常沉重，怎么也不听使唤，像被人用刀卸了一样。感觉大事不妙的他禁不住大呼小叫，吓得身边的老伴从睡梦中惊醒，一骨碌爬了起来，边爬边问你咋啦你咋啦。李建文的回答仍是一阵叽哩呱啦地乱叫，听不清他到底在叫什么。老伴迅速下床，趿着拖鞋从双人床的左边转到床的右边，发现老头儿面目歪斜，龇牙咧嘴地说着含混不清的话儿，左手和左臂软塌塌歪歪斜斜，不住地颤抖，歪斜的嘴不停地流着哈喇子。老太太惊叫起来，心急火燎地叫醒了隔壁房间的女儿和女婿。女儿和女婿衣冠不整慌忙来到父母房间，女儿边叫着爸你咋啦爸你咋啦，边试图扶着父亲站起来，父亲的左臂和左腿却软塌塌的怎么也使不上劲儿。女儿和女婿感觉大事不妙，急忙将父亲用力搀扶到客厅的沙发，然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将父亲送到这家医院的急诊室。诊断的结果是中风，也叫上脑卒中，属于缺血性脑卒中。这种病是由脑血栓栓塞引起，表现为突然昏扑，半身不遂，口舌歪斜，不语，偏身麻木等症状。

李建文老师在这家三甲医院的急诊室待了一天一夜，等待住院。因为病房人满，一时没有床位，急诊室又不让久留，征得家属同意，李建文老师被转到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可是医院里地地道道的吸钱器，一万元押金刚存进去，不到两天就呼啦啦被吸走，没了。续上一万元押金，没两天又呼啦啦被吸走。这还不说，医生还不让家属随便探视。重症监护室规定家属探视只能在每天下午五点，且探视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李建文老师在重症监护室住了整整四天。那四天对李建文老师来说是什么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生不如死。重症监护室里，偌大的大厅密匝匝摆满了至少二十几张病床，救治的大都是重症患者。那些患者有的气喘吁吁，有的不停呻吟。有的苟延残喘，有的生命垂危。最严重的，是切开喉管借助呼吸机一下接一下地艰难呼吸，仿佛让人看到生命停止前的读秒。相比之下，李建文老师的病情还算是相对轻的，虽然左臂左腿乏力，不能站立，但他意识仍然清醒。虽然他口舌歪斜，说话依然含糊不清，

但经过一系列急救治疗，他的话基本能让旁人听懂。一个意识清醒却行动不便的人，被众多重症病人包围着，夜以继日地听着房间里充满绝望的呻吟，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这还不算，更让他不爽的是重症病房里的护士怎么像稀有动物，数量少得可怜。要么，就是那些护士光顾围着重症病人转了。反正李建文老师想喝水、小便什么的，按床头的呼救铃救助，半天没人回应。大声裸喊呼叫，勉强有护士走过来询问，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纯粹是敷衍了事。一直躺在床上的李建文老师仿佛笼中困兽，气急上火，恼也不是，不恼也不是，只能隐忍着让那团火窝在心里，却越烧越旺，最终只能在女儿和女婿前来探望时，一股脑儿发泄到他们身上。李建文老师这样子，让女儿和女婿感到无辜，无奈，继而感觉憋屈、愤怒。好在四天之后，唐慧娟帮忙为李建文老师争取到了床位，让李建文老师优先入住到神经内科的这间病房。

## 二

李建文老师入住了病房，却并非万事大吉。

首先，是家属必须安排人全天候照顾。入住病房，医生只管给病人检查治疗，护士只管给病人打针送药，而病人每天的吃喝拉撒，只有靠病人家属了。起初，李建文老师的女儿女婿主动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每人一天一夜值守，另一个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照顾母亲和正在上初三准备迎接中考的儿子，夫妻俩轮流替换。可没两天，夫妻俩就有些吃不消了。且不说夫妻俩每次陪护都需要请一天假，仅就夜以继日的陪床，睡睡不好，吃吃不香，就让人难以长时间支撑。何况不论谁来陪床，也得在第二天一早赶到单位上班，整个人无精打采昏昏沉沉，还怎么工作？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花钱请护工。

不巧的是，医院里平时并不难找的护工那几天却偏偏稀缺，院方派不出来。外边打游击的护工也并不好请，工资高不说，每天前来应聘的屈指可数。先来的老护工则早被其他的住院病人一抢而光。

那一天是李建文老师的女婿史光辉陪床照顾岳父。早上照顾岳父吃完早餐、



上完厕所，他一个人走出病房打算到楼下看看有无前来找工作的护工，正巧在楼下听到有病人家属出院要送走护工。史光辉赶忙上前与人家搭讪，说明来意。那位中年女人听后欣然答应，说瞧你来得多是时候，我们家护工小王照顾我妈两个多月，非常不错，她正要找下家呢。中年女人边说边大声招呼“王美丽，王美丽”，那位叫王美丽的女子应声风一样飘到中年女子和史光辉的面前。

这是一位约莫四十岁上下的女子，皮肤稍显黝黑，却掩盖不住容貌的俏丽，苹果脸杏仁眼，脸色红扑扑的透着健康的光泽。那双杏仁一样的眼睛洋溢着热情迷人的神韵，脸上还挂着笑，乍看便让人顿生好感。

“你叫王美丽？”史光辉问。

王美丽笑答：“是。”

史光辉说：“我想请你照顾我家的老人，不知你愿不愿意？”

王美丽说：“行啊。在哪个病房？”

“在神经内科。”

“哦，知道。就在二楼，我刚照顾的这位大妈是康复科的，也在二楼。工资每月四千，你得管吃管住。”

史光辉不知道护工的工资行情，但随口说“没问题”，又将探询的目光投向身边那位中年女子。中年女子说：“没错，小王照顾我妈也是这个价格，关键是她照顾得不错，干活热情，周到，利索。要不是我妈已经康复出院，我们还真舍不得她呢。”这番话，让史光辉一下子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连声道谢，并对王美丽说：“好，没问题。只要你照顾好老人。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史光辉满心欢喜带着王美丽来到李建文老师所在的神经内科4号病房，当王美丽见到李建文老师时，却忽然触电般愣住了。

——那不是李建文吗？在李建文三个字的背后，王美丽的心中并未有跟着老师二字。尽管当初读初中的时候，从初一到初三，李建文连续当了王美丽三年的班主任。

见到李建文，王美丽的第一反应是愣，第二反应是这活不干了。她阴着脸，瞥一眼史光辉，转身一串碎步，走出了4号病房，不明就里的史光辉顿时一头